

徐  
明清十人文萃·孙运锦集



[清] 孙运锦  
刘奉文 原思训 孙耕 编

(上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[清] 孙运锦 编  
刘奉文 原思训 孙耕 编

(上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 《徐州明清十人文萃》

## 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李荣启

副主编 陈萍

顾问 李鸿民

执行主编 田秉锷

编 委 刘立纲 黄小葵 肖 岚

编 辑 (按姓氏拼音排序)

陈剑彤 杜明伟 龚逢庆 韩宜锋 黄清华

康明超 李银德 刘奉文 戚云龙 尚化启

孙 耕 田秉锷 徐建国 原思训 张宪涛

# 江山有待 文献千秋

李荣启

呈现到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，是对徐州五百多年的文化传承进行汇总、筛选而编纂成帙的。如果以朝代为标识，则又可以说是对徐州地区明、清两朝精英文化的荟萃。

基于荟萃精品的编纂意愿，编者将该书命名为“徐州明清十人文萃”。

对于今人，尤其是对于不熟悉徐州历史文化，或置身徐州地方文化研究之外的朋友们而言，面对入选本书的十位作者——明万历朝进士，历任兵、工、礼三科给事中，追谥太常少卿的张贞观；明代散曲大家、“乐王”陈铎；明崇祯朝举人，明亡而怀抱故国忠诚的著名诗人阎尔梅、万寿祺；清康熙朝状元、诗人李蟠；清康熙年间学者、《金瓶梅》评点家张竹坡；清雍正朝兵部尚书、直隶总督李卫；清道光朝拔贡、咸丰朝孝廉方正、诗人孙运锦；清光绪朝举人、书法理论家、书法家张伯英；清末民初学者、诗人，早期南社成员周祥骏等——大家定然会有多多少少的陌生感或疏离感。好在，我们都同属一个文化体系，同属一条历史根脉，同属一个乡土源流，因而，借助阅读，自然就可以感应历史，进而实现“今”与“昔”的文化对接。

若从一个地区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考量，本书在唤醒十位历史人物，进而唤醒当代人对历史文化的重新关注时，不但可以打通“历史隔膜”，而且还将激发起“创造机制”。

今天，在体味了十部书的编纂辛劳之后，我对“历史隔膜”的普遍性和浸润性已经有了足够的警戒。说“警戒”，并非耸人听闻。稍稍回顾一下徐州文化的历程，人们就会发现，许多徐州前贤创造的文化成果，领新

时代，辉映朝野，甚至具有国家水准、民族水准，只是因为在流传过程中外地人未加重视，而徐州本地人也没有加意珍存，这才造成了黄钟毁弃，典籍失传，文脉断线。百千年之后，面对文化的“残局”，谁清醒？谁叹息？

就因为有所反思，当我们从文化传承的高度鸟瞰人心时，面对有意无意的“失忆”，就会多出一份忧虑。须知，正是芸芸众生的失忆，家族的过往，城市的过往，国家民族的过往，才渐次沦入苍莽。人遗忘了历史，历史埋没了文明，所以人类的绕弯子、鬼打墙，穿新鞋，走老路，无不可以从割断历史的积习中寻到教训。

仅以汉代以后徐州文化的“失传”记录为例，即有：

楚元王刘交，是秦汉之交诗学大家，传习并著有《元王诗》，可与鲁诗比肩。后来，《元王诗》失传，徐州诗学断层。

汉代“易学三家”，其中一家即为徐州沛人施仇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还说：“《章句》施、孟、梁丘氏各二篇。”这施仇的“二篇”易经《章句》，后来失传，徐州不再是“易学高地”。

刘向著《别录》。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目录总集，不知失传于何年。

刘歆《七略》，是《别录》升级版的国家图书目录总集，亦不知失传于何年。

刘义庆的《徐州先贤传》，是专门记录徐州两汉、魏、晋名人的，它的失传，让多少徐州名人永久埋没。他的《江左名士传》自然是记录江南名人的，该书失传，埋没名人更多。其《幽明录》，当是中国最早的笔记小说。《幽明录》失传，徐州的小说史、文学史失去了领先全国的实证。

南朝刘孝绰帮助萧统编成了《文选》，他和弟弟刘孝威、妹妹刘令娴的诗歌，开一代诗风，而其作品《刘孝绰集》十四卷、《刘孝仪集》二十卷、《刘孝威集》十卷、《刘令娴集》三卷等，今皆不传，故“诗歌徐州”又少了南北朝时期的佐证。

再如宋、金间徐州籍状元邵世矩、张介，诗文立身，获取功名，而其身后，邵世矩无一诗一文传世，张介传世诗作仅见两三首。

阎尔梅和万寿祺的诗，存世量都不到他们创作量的一半。

张竹坡是诗人，因诗才而名满京城，有《十一草》行世，今《十一草》失传，仅留《金瓶梅评点》。

孙运锦的《徐故》，专记徐州掌故。《徐故》失传，使多少徐州掌故湮灭。而他的诗作，现传世者已不及十分之一。

明清两代，徐州籍诗人文人，嘤嘤友鸣，结社唱和，昌明一方，出版个人诗集、文集者比比皆是。而流传至今者，百无一人。

回望历史，我的内心经常会有刺痛之感。痛就痛在，文化结晶、文化珍宝经常在传承中或无故丢失，或失手打碎。因此，“斩根”“断流”“失传”“湮灭”正是文化发展的大忌、大灾、大难和大不幸！

也许就是因为怀抱着这样的忧患意识，本书最初的筹划者李鸿民、田秉锷二位先生才启动了对徐州历史典籍的盘点、梳理工作。他们告诉我，之所以从明、清入手，当然还是出于对“抢救”急迫性的认识。在交流中，我也同意他们的考量：从汉代到宋代，徐州先贤的创造成果，留便留了，失便失了，存世者几乎都已被纳入中国经典文化的大系。所以，对那一时段徐州经典的梳理，可以推迟，可以缓发。倒是明、清两朝的徐州文案，因在国家经典之外，所以随时皆有毁弃之可能。因而，编纂文萃，即贯彻了“先近后远”的原则。今后，如果条件具备，可以再编宋朝之前的“文萃”。我们设想，倘若能有二三十个徐州经典作家的诗集、文集得到整理，徐州古代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就算差强人意了。

本书的出版，只是这整个工程的第一步，或基础。

参与本书编纂的朋友，可谓少长咸集，同心同德。在编纂工作的整个过程中，他们都发乎本愿，出乎至诚，以兢兢业业、礼拜先贤的态度，爬梳资料，考定文句，从不懈怠。能参与其中，我也受益良多，且引以为人生之幸。

本书的资料搜集工作，起步于2013年；初稿汇集工作，完成于2015年；统编定稿工作，结束于2016年。因为受条件约束，我们对整个文案还作了适度的压缩。

此书刊布，正逢晚秋。对徐州文化而言，这肯定是一次迟到的丰收。至少，这部书可以接续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，填补一个时段的精神空白。

人是有记忆的，城市也是有记忆的。

人的记忆在大脑里，城市的记忆在典籍里。

珍视城市的文化典籍，就是珍视城市先贤们曾经的梦想、曾经的创造、曾经的历史过往吧。唯奠基于一代代的传承，才可能引燃一拨拨的创造！

是为序，与读者共勉。

2016年10月于彭城

## 概 述

孙运锦（1790—1867），字绣田，又字心仿，号垞南老人、铁围山樵，室名爱吾庐、半舫、与我周旋斋等。江苏铜山人。是清代徐州地区著名诗人、学者和文化名人。工诗，善属文，通艺事，能篆刻，亦能画，兼事收藏。作品中屡次涉及自画扇及刻印、藏镜等内容，可谓博学通识，而且著述丰富。

孙运锦本姓李，祖籍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。先祖李正居于元至正间自真定迁徐州，遂占籍焉。传十一世名邦玺者，为孙运锦高祖。邦玺生毓蓁，为十二世，毓蓁第三子李芳声出嗣姑母，姑母嫁江宁孙国章，遂从孙姓。孙运锦父文蔚，字振宇，工诗，著《北陂诗草》若干卷。孙运锦先入铜山县学，后为道光五年（1825）乙酉科拔贡，咸丰元年（1851）举孝廉方正。多次参加乡试，均不授，以授馆与笔耕终其一生。

孙运锦少承家学，“自能言后，先子口授唐人诗”，“十一岁就外傅，学属对，越岁成章”。“十六岁后，学作经义赋律。”（见孙运锦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自序。）后以诗古文词受知于江苏学政周系英侍郎，允为“骚坛巨手”，“江南北一人，翰苑中指不多屈”。（见《垞南诗草》张德凤序。）同治《徐州府志》孙运锦传称孙运锦：“性颖悟，读书过目不忘。”“诗赋冠绝一时。尝游淮、扬间，有‘江南才子’之目。”孙式坡《曾伯祖绣田公家传》称孙运锦“少有神通之誉”。王翊清题《垞南诗草》有“休说怀才犹未遇，诗名噪遍大江南”句。《垞南诗草》卷六《感遇集》上有诗《戏成》二首，其一云：“赋就三都恐未工，费他研练十年功。谁知写贵洛阳纸，愁杀当时左太冲。”自题云：“时索赋诗者麇，至手腕欲脱矣，戏书以告。”可见孙运锦在当时诗坛影响之巨。

同门张德凤序先生诗集称孙运锦所作诗古文词：“俱根柢盘深，卓然可传。而古今体诗十余卷，风骨道上，笔力健举，合曹刘沈谢、李杜韩苏熔冶于一陶。而所养之深，所学之博，复足以昌其词。故歌行则飞行绝迹，近体则沉博绝丽，允为近代一大作手，几无与抗行者。间作诗余，直闻周秦苏辛之室。”信不诬也。

孙运锦不仅创作诗古文词，还留心乡邦文献，道光朝续修《铜山县志》，孙运锦与庚午科举人刘彦儒为分纂。根据《垞南诗草》，孙运锦分担了星野、疆域、建制、封建、城池、都鄙、形胜、风俗、物产、赋役、关税、驿递、兵制、名宦、选举、列女、事纪、祥异、杂纪等十九门。又广搜古载籍，自史、鉴至唐宋人小说，无不备采。著《徐故》七册，凡十余年，书未及成而卒。同治《徐州府志》卷十一《山川考》几乎全部采录自《徐故》，民国修《铜山县志》，其第九篇为《山川考》，亦是采用了《徐州府志·山川考》中有关铜山县的部分内容，而加以修订而成。明万寿祺诗文久散佚，孙运锦裒纂为《隰西草堂集》，其文由是得传。还整理了阎尔梅《白耷山人诗文集》，撰写了《明孝廉万先生传》《白耷山人别传》等，开研究“徐州二遗民”、整理万寿祺、阎尔梅著作之先河。（见同治《徐州府志·孙运锦传》及张宪涛《孙运锦先生年谱》等。）

孙运锦著述因无力付梓，加上自己不断删削，所以散佚颇多。《垞南诗草》贞卷《垞南诗草别集》就题为《删剩》。孙运锦诗思敏捷，创作勤奋。十六岁之前“时与诸父诗社”，“私课亦日数首，稍辑缀成帙”。据孙运锦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自序，所存少作仅千分之一，十六岁之后诗作约存百分之一，三十五岁以后作品约存十分之一，五十岁之后约存五分之一。根据对《垞南诗草》的统计，孙运锦现存诗一千二百多首。十六岁以前作品五首，十六岁之后到三十四岁作品二百零四首，三十五岁至四十九岁之间作品六百一十首，五十岁之后至五十三岁之间作品三百零六首，还不包括删除和部分未统计的作品。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二卷本收录《垞南诗草》集外诗六十余首，《垞南诗草》收孙运锦词作八十四首。所以，孙运锦是勤奋、高产诗人，一生创作的诗词作品是大量的。孙运锦善古文，所作定亦不少，生前曾结集，但身后则大多散佚矣。

孙运锦著述之见于著录，目前已知始于同治《徐州府志》，同治《徐州府志》卷第十九《经籍考》著录《徐故》七册，《垞南诗集》《与我周

旋斋文集》无卷数。民国《铜山县志》第十五篇《艺文考》除了沿袭同治《徐州府志》著录孙运锦《徐故》七卷，还著录了孙运锦《所观书画记》一卷，《与我周旋斋题跋》一卷，孙运锦《搬姜录》二十八卷，其中砚三卷，墨一卷，纸一卷，笔一卷，法帖十二卷，书法二卷，画旨一卷，石一卷，印说一卷，印材一卷，印人一卷，古印一卷，古器上下二卷，并云“杂辑众家，故以搬姜名”。孙运锦《与我周旋斋文集》散体、骈体各一卷，《听秋馆文稿》一卷，《诗集》二十五卷，《百一诗录》三卷，《诗余》一卷。称“同治府志不载卷数，今据其家藏集补入”。可见，民国时孙运锦的著述大多存世。今所存仅见《垞南诗草》及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二卷本、三卷本，道光《铜山县志》十九门。《徐故》之部分内容赖同治《徐州府志》得以传世，即《山川考》。张伯英似曾见《搬姜录》原稿，《张伯英碑帖论稿》对该书有详细记录：“《搬姜录》二十四卷，抄本，清孙运锦著。”“是盖孙氏未成之编，故详略攸异。若重加厘订，当可改观。又前人论议，各有得失，录之宜有审择与去取，不可以名为搬姜，遂一概无所辨订也。”《与我周旋斋文集》散体、骈体各一卷，《听秋馆文稿》一卷今未见著录，不知尚在天壤间否。此外，《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解题》著录《垞南诗草》二十卷，并见于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著录，即此次整理所依据之底本。

孙运锦诗文除了以稿本、钞本流传，少数作品被收录在清末《徐州诗征》、民国《晚晴簃诗汇》等总集内。《徐州诗征》卷三收录了孙运锦《河兵谣》《独漉篇》《短歌行》《补禽言》《出门》《经白云寺北绝径五里入天门》《蹑天门东磴道入圣人厂》《古诗为烈妇柴宋氏作》《次双松饮酒韵》《次韵通甫读白耷山人诗之作》《西洋纸歌》《得渌矼通永书即用其怀海蕙田韵却寄》《登报恩寺塔》《催租吏》《猛虎行》《题金忠节画马》《鸳鸯碾歌》《赈厂验》《题楼山堂遗草为秋浦陈信吾之瑞》《汉明两铜印歌》《拟少陵观打鱼歌》《赵忠毅铁如意歌为青峙明府赋》《纪灾》《梅花》《寄罗个亭筠》《杂感次双松韵》《秦邮舟次书所见》《浦口》《同朱大翰卿锡藩蒋大孚徵德璟李大似荀韩二念堂孝述试衣亭小饮》《挽汪文赓廷扬》《述怀寄双松》《闻雁》《底事》《汉槎庶常起官来郡，一别十二年矣，抚今追昔，慨然有赠》《过春圃故居》《即事偶成》等作品。《晚晴簃诗汇》收录孙运锦《歧路行》《溯黄风逆行迟至众兴就陆》《题傅青主为阎古古画松》

《登放鹤亭同似荀》等四首诗作。民国《铜山县志》卷七十四《志余》收录孙运锦《纪灾》《登戏马台》《登放鹤亭》《同朱翰卿锡藩蒋大孚徵德璟李似荀玉清韩念堂孝述试衣亭小饮》四首诗。2014年在孙运锦后人的努力下，根据家藏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二卷本整理出版了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注本，这是孙运锦诗集首次正式出版，可喜可贺。二卷本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的出版为我们研究孙运锦及其诗歌成就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。

就目前掌握的信息，《垞南诗草》是收录孙运锦诗词作品最多、成书最早的集子，而且是经过孙运锦大量修改、加工过的清稿本。《垞南诗草》分为元、亨、利、贞四卷，每卷内又分若干卷，凡四册。元卷一册，书签已失，封面题“元卷”，又分别题《自叙》《吾璞集》《鸡肋集》《倦羽集》《今吾集》《白门集》。亨卷一册，书签已失，封面签题“亨卷”，又分别题《感遇集·上》《感遇集·下》《陟屺集》《秋蟹集·上》《秋蟹集·下》。利卷一册，书签题《垞南集诗钞》卷三，封面签题“利卷”，又分别题《郢曲集》《寄愁集》《客子光阴诗卷》《鹿鹿小草》《禾夕堂偶存》《八大小草·上》。贞卷书签题《垞南集诗钞》卷四，封面签题“贞卷”，又分别题《八大小草·下》《蓍簪集》《嚶鸣集·上》《嚶鸣集·下》。四卷书根均题《垞南集诗钞》。正文修改很多，有眉批，录各家评语。

其写成的年代应该在清代同治以前。遇到玄、弘、宁等清代皇帝名讳均避，比较严格。如卷二《客中书怀》“著书只恐玄仍白”之“玄”字缺末笔，是避康熙皇帝名讳。卷九《同社二弟士准游汉王庙观拔剑泉二十韵》“英雄宁有匹，崛起自无双”的“宁”缺末笔，是避道光皇帝名讳。《偶题邑志分类》之《风俗》“谁欹挽颓波，慨然返淳化”，“淳”字不避同治帝讳，知此本写成于同治年以前。遇到“圣”“朝廷”“国”“天”等抬头另起行或空格，如《寄丁君玉坡昌骏兼简石鸿渐盘》“又见槐花盛，朝廷选少年”句之“朝廷”前空一格，以示恭敬。

二卷本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也是清抄本，合计收录约三百五十首诗作。卷一最后一首《九曲池泛舟得明字四十韵》“瓜皮浮净绿，燕尾剪澄泓”之“泓”字亦缺末笔，《偶题邑志分类》之《风俗》“谁欹挽颓波，慨然返淳化”亦不避讳，“淳”作“醇”。此本抄写工整，当为清稿本，

也可能抄写于孙运锦生前。“参订”姓氏有“艺圃堂叔”，犹是孙运锦口吻。《自序》写成于咸丰二年壬子（1852），是年孙运锦六十三岁，开始编选、整理自己的诗集，邀请众多师友帮助参订，选之又选，精益求精，命名为《百一诗录》，准备付梓，可惜的是，终究没有出版，一直存藏于孙运锦后人手中，在孙运锦逝世一百四十五年之后得以出版，是诗人之幸，孙运锦后人之幸，也是学界之幸。

三卷本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今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。据原思训先生统计，收诗约一百六十六首。亦为抄本，用纸为“铜山县修志局存稿”，可见是一个民国抄本，因为民国《铜山县志》修纂于民国初年，出版于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。

三种版本的孙运锦集，以《垞南诗钞》为最早，收录作品也最多，而且基本按照写作年代排列，比较清晰。以二卷本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选择最精，三卷本数量最少，抄录的时间最晚。所以，此次整理、编校《孙运锦集》，选择以《垞南诗草》为依据本，以二卷本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进行补充和校对。因为有部分作品两者异文较多，除了出校记，虽为同一首作品，但个别诗篇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与《垞南诗草》差异较大，遂径直将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附于原诗之后，这样可以通过《垞南诗草》了解原作面貌，通过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了解作者的修改情况，以见作者之严谨精神。二卷本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有六十多首作品是《垞南诗草》里没有的，是孙运锦在《垞南诗草》成书之后创作的，仍以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为名收录集中，其题跋等内容不见于《垞南诗草》者一并录入。另外还尽量地从地方志、家谱等载籍中收集部分孙运锦佚诗佚文录入。在民国《铜山县志》中引用了孙运锦文章若干篇，包括《云南沅江协副将李公传》《刘公传》《福建闽安镇总兵韩公传》《广西庆远协副将韩公传》《凉州总兵都督同知袁公传》《陕西汉中协参将颜公传》等，可惜没有全文，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注意搜集的对象。

《徐故》为孙运锦撰写研究徐州山川地理、风土人情、文化历史等诸方面的著述，内容浩繁。部分见于同治《徐州府志》之内（第十一卷“山川考”），借此机会，将其收录到《孙运锦集》里，以供读者研读。通过这些文字，可以大概了解孙运锦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学术贡献。至于孙运锦参与编纂的道光《铜山县志》各门，纯属方志，因此不收。其他如《西园九

种》《隰西草堂集》等编，以及待访的《搬姜录》等著作，或许将来时机成熟，出版孙运锦全集时，可以一并收录。

这次整理出版的《孙运锦集》，是目前收录孙运锦作品最多的本子，很多作品和资料都是首次与读者见面，如《垞南诗草》中的大部分诗作，尤其是孙运锦词，还有孙运锦的集句诗词，文学价值颇高。后附的孙运锦友朋书札，是非常珍贵的孙运锦交游资料，相信对于孙运锦研究会有帮助。由于时间限制，遗漏和错误一定不少，还有待于读者批评、补充是幸。

感谢徐州市政协的支持，感谢李鸿民副主席关心整理孙运锦集工作。感谢北京大学原思训教授对孙运锦及其作品有很深的研究，走访孙运锦著述，整理孙运锦遗作，在《文献》杂志发表专论论述孙运锦与《寅宾录》及《白耷山人年谱》两书的密切关系，并发文探讨孙运锦诗集的流传情况，成果突出。此次出版《孙运锦集》，采录了部分原先生的整理成果。青年学者张宪涛以孙运锦《垞南诗草》和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为基础，广搜博采，编成《孙运锦年谱》，今一并收入《孙运锦集》，这是目前最全面的孙运锦传记资料，可供孙运锦研究者参考。

刘奉文 孙耕

2016年11月1日

## 序

孙运锦（1790—1867），字绣田，一字心仿，号铁围山樵、垞南老人，徐州铜山孙庄人。清道光乙酉科（1825）拔贡，咸丰元年（1851）举孝廉方正。笔耕为业，工诗善文，亦擅长文献整理与研究。

孙运锦是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版《铜山县志》的两位主纂者之一，他还辑印了万寿祺（年少）《隰西草堂集》等。一生著有《搬姜录》、《与我周旋斋文集》、《所观书画记》、《与我周旋斋题跋》、《听秋馆文稿》、《诗集》、《诗余》、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、《垞南诗草》、《徐故》等，今多散佚。存世著作主要有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、《垞南诗草》、《徐州府志·山川考》（清同治版）以及辑录的《摘录精义》、《辑古要言》等。孙运锦开“徐州二遗民”研究之先河。

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今存两个抄本，即三卷本与两卷本。三卷本存诗一百六十六首；两卷本存诗三百五十首。“与我周旋斋”是作者书斋的名字。所谓“百一”，是百中存一的意思。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中的诗作，清晰地反映了清代中后期徐州地方的社会状态。大自吏治、河患、兵乱，小至人情、世俗、风物，均有涉及。从诗中，我们能看到一百五十多年前徐州的社会状况，也能看到一位清代才学之士对国家、社会、人事的态度与思考。

孙运锦的学问、人品、经历、成就，是由外部环境和个人因素共同决定的。

他生于乾隆末期，清王朝已现颓势。成长于嘉庆间，社会矛盾开始激化。到了道光之后，外族入侵，清王朝败亡已不可避免。两次鸦片战争，先生都曾经历。其后太平天国运动、淮北捻军，对清王朝的衰亡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。处在这样一个王朝走下坡路的时代，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在

万马齐喑之际，空余满腔热情和无奈。

先生诗书传家，家族内多有精于文墨者：伯祖大猷有《学吟草》，叔祖大任有《于囊诗草》，父文蔚著有《北陂诗草》，堂弟运軰著有《尔尔集》，表弟王大宣著有《菊圃诗草》。有这样的家庭背景，再加上先生天资聪颖和勤奋好学，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即不言而喻了。

从人生经历看，先生一生历程和功业可用四个词组概括：科举考试、四处坐馆、文学创作、整理典籍。

参加科举。先生虽然十多岁就开始作诗，但是因为科举考试的需要，他不得不忍痛割爱，自云：“十六岁后，学作经义律赋，诗非应试体不作。”二十岁就入邑庠，成了秀才，其脱颖之才不可遏抑。二十四岁至四十八岁之间，他先后赴南京参加乡试十次。然而造化弄人，不是文章不合主考大人的口味，就是因为个人身体原因未能参加考试，几经往复，其间虽曾得江苏学正周系英等人的垂爱，目之为“江北第一人”，但仅于三十五岁获一拔贡而已，故刻闲章“三十老明经”以自嘲。

四处坐馆。先生早年，家庭殷实，宾客盈门。然不久因家庭多故而败落，二十六岁时，不得不外出坐馆。这对先生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坐馆之地以铜山为主，远至山东、高邮。坐馆之家，既有官宦之家，也有小康之第，待遇也颇为悬殊。教学过程中，先生辑有《摘录精义》《辑古要言》两种，均系课徒之余的读书所得，收在《西园九种》中，所辑范围为四书五经及汉代以前的重要典籍二十八种之多，足见先生涉猎之广。

关于文学创作与整理典籍，他则坚持终生。

孙运锦是徐州文学、史学、谱学、艺术上的一座山峰。

从文学看，先生自二十八岁抄录十二岁以来的作品为一册开始，就有立志为诗的志向。到四十三岁时，又录成“古今体诗十余卷”，并请同门张德凤先生作序，可见先生“立言”之自觉。五十三岁时，《垞南诗草》二十四卷（含诗歌二十二卷，词二卷）成。六十三岁时，对五十年来之作品进行删削精选，成《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》二卷。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孙公的诗集主体。此后十七年的作品因未及时编订，故未能流传，令人惋惜。先生之诗，少年奇崛，中年哀怨，老年平淡，以写实为主，不少诗歌可以补史。先生之词，清新艳丽，颇有才子之风。先生之文，原有《与我周旋斋文集》一卷、《散体》一卷、《骈体》一卷、《听秋馆文稿》一卷，然皆失传。目前所见，主要是散见于孙、李、韩、吴等姓氏家谱内的十多

篇人物传，文笔流畅，叙事简洁，足见其风格。

其史学成就是：四十岁参与编修《铜山县志》，所撰写文字达十九篇目之多。晚年，有鉴于徐州府志自乾隆初年到咸丰初年一百余年未曾重修，故以一人之力，广搜古籍，考察古迹，游历山河，辨析错误，经十多年集成《徐故》七册，可惜书未成而卒。这仅存的七册著作后来也散失了，仅一小部分保存于同治府志《山川志》中，弥足珍贵。

其“谱学”成就为：1859年，先生于动乱之中，撰写《孙氏支谱》，并作《谱序》。其“艺术”成就为：精通古玩赏鉴，平日寓目，均有记录。著有《搬姜集》二十六卷，内容包括“砚三卷、墨一卷、纸一卷、笔一卷、法帖十二卷、画旨一卷、石一卷、印说一卷、印材一卷、印人一卷、古印一卷、古器上下二卷”。“杂辑众说，故以搬姜名。”另有《所观书画记》一卷，《与我周旋斋题跋》一卷，惜皆不存。

孙运锦先生是徐州地区数千年文化的集大成者。其作品之宏富，徐州地区罕有其匹。孙运锦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桥梁，在他之前，有陈师道、二遗民、李蟠、丁泗吉等先贤，在他之后，有张介、张伯英等后继者。徐州的文脉经先生之手得以延续。令人扼腕的是，先生的作品因无力刊布而大多散佚。他去世数十年后，《徐州二遗民集》《徐州诗征》《徐州续诗征》等总结性文献相继刊行，这都是由后人完成的他未竟事业的一部分。

本书以《垞南诗草》为底本，多有补充。主要是辑录了他至今仍流布于民间的遗诗、遗文。读本书，追往事，当知“士”之精神从来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。

田秉锷 谨识

2016年5月



## 上 册

概述 .....	刘奉文 孙 耕	1
序 .....	田秉锷	1

## 垞南诗草

### 元 卷

序 .....	5
自序 .....	7

#### 垞南诗草卷一（吾璞集）

雏燕 辛酉 .....	10
早过车道口 壬戌 .....	10
秋日寄友 癸亥 .....	10
秋日晚晴 甲子 .....	11
试后即席有赠 乙丑 .....	11
试后柬友 乙丑 .....	11
蟋蟀 丙寅 .....	11